

三侠五义

(清) 石玉琨◎著

【第四卷】



〔清〕石玉琨◎著

〔第四卷〕

三侠五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侠五义/(清)石玉琨著.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8.2
(2009.12 重印)

ISBN 978-7-80626-254-2

I. 三… II. ①石… III. 侠义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2524 号

San Xia Wu Yi

三侠五义 (四)

原 著:(清)石玉琨

责任编辑:张雪霜

封面设计:徐 超

出版发行:吉林文史出版社(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版 次:1998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3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mm 32 开本

字 数:656 千字

印 张:5

书 号:ISBN 978-7-80626-254-2

定 价:125.00 元(全五册)

目 录

第七十一回	杨芳怀忠彼此见礼 继祖尽孝母子相逢	447
第七十二回	认明师学艺招贤馆 查恶棍私访霸王庄	453
第七十三回	恶姚成识破旧伙计 美绛贞私放新黄堂	460
第七十四回	淫方貂误救朱烈女 贪贺豹狭逢紫髯伯	466
第七十五回	倪太守途中重遇难 黑妖狐牢内暗杀奸	474
第七十六回	割帐绦北侠擒恶霸 对莲瓣太守定良缘	480
第七十七回	倪太守解任赴京师 白护卫乔妆逢侠客	487
第七十八回	紫髯伯艺高服五鼠 白玉堂气短拜双侠	494
第七十九回	智公子定计盗珠冠 裴老仆改装扮难叟	501

第 八 十 回	假作工御河挖泥土 认方向高树捉猴猕	507
第八十一回	盗御冠交托丁兆蕙 拦相轿出首马朝贤	514
第八十二回	试御刑小侠经初审 遵钦命内宦会五堂	520
第八十三回	矢口不移心灵性巧 真赃实犯理短情屈	526
第八十四回	复原职倪继祖成亲 观水灾白玉堂捉怪	532
第八十五回	公孙策探水遇毛生 蒋泽长沿湖逢邬寇	538
第八十六回	按图治水父子加封 好酒贪杯叔侄会面	546
第八十七回	为知己三雄访沙龙 因救人四义撇艾虎	552
第八十八回	抢鱼夺酒少弟拜兄 谈文论诗老翁择婿	558
第八十九回	憨锦笺暗藏白玉钗 痴佳蕙遗失紫金坠	564
第 九 十 回	避严亲牡丹投何令 充小姐佳蕙拜邵公	570
第九十一回	死里生千金认张立 苦中乐小侠服史云	576

第九十二回	小侠挥金贪杯大醉 老葛抢雉惹祸着伤	583
第九十三回	辞绿鸭渔猎同合伙 归卧虎姊妹共谈心	588
第九十四回	赤子居心寻师觅父 小人得志断义绝情	594

第七十一回

杨芳怀忠彼此见礼 继祖尽孝母子相逢

且说金公审明进宝，将他立时收监，与彩凤抵命；把秦昌当堂释放；唯有杀奸之人，再行访查缉获另结，暂且悬案。论碧蟾早就该死；进禄因有淫邪之行，致有杀身之祸。他二人既死，也就不必深究了。

且说秦昌回家，感谢杜雍不尽，二人遂成莫逆。又想起静修之言，杜雍也要探望，因此二人同来到盘古寺。静修与北侠见了，彼此惊骇。还是秦昌直爽，毫无隐讳，将此事叙明。静修、北侠方才释疑，始悟进宝之言尽是虚假。四人这一番亲爱快乐，自不必言。盘桓了几日，秦昌与杜雍仍然回庄。

北侠也就别了静修，上杭州去了。沿路上闻人传说道：“好了！杭州太守可换了，我们的冤枉可该诉了。”仔细打听，北侠却晓得此人。

你道此人是谁？听我慢慢叙来，只因春闱考试，钦命包大人主考，到了三场已毕，见中卷内并无包公侄儿，天子便问：“包卿，世荣为何不中？”包公奏道：“臣因钦命点为主考，臣侄理应回避，因此并未入场。”天子道：“朕原为拣选人才，明经取士，为国求贤。若要如此，岂不叫包世荣抱屈么？”即行传旨，着世荣一体殿试。此旨一下，包世荣好生快乐。到了殿试之期，钦点包世荣的传胪，用为翰林院庶吉士。包公叔侄碰头谢恩。赴琼林宴之后，包公递了一本给包世荣告假，还乡毕姻，三个月后仍然回京供职。圣上准奏，赏赍了多少东西。包世荣别了叔爷，带了

邓九如，荣耀还乡。至于与玉芝毕姻一节，也不必细述。

只因杭州太守出缺，圣上钦派新中榜眼、用为编修的倪继祖。倪继祖奉了圣旨，不敢迟延，先拜老师，包公勉励了多少言语，倪继祖一一谨记，然后告假还乡祭祖。奉旨：“着祭祖毕，即赴新任。”你道倪继祖可是倪太公之子么？就是仆人可是倪忠么？其中尚有许多的原委，直仿佛白罗衫的故事，此处不能不叙出。

且说扬州甘泉县有一饱学儒流，名唤倪仁，自幼定了同乡李太公之女为妻。什么聘礼呢？有祖传遗留的一枝并梗玉莲花，晶莹光润无比，拆开却是两枝，合起来便成一朵。倪仁视为珍宝，与妻子各佩一枝。只因要上泰州探亲，便雇了船只。这船户一名陶宗，一名贺豹，外有一个雇工帮闲的名叫杨芳。不料这陶宗、贺豹乃是水面上作生涯的，但凡客人行李辘重露在他眼里，再没有放过去的。如今见倪仁雇了他的船，虽无沉重行李，却见李氏生的美貌，淫心陡起。贺豹暗暗地与陶宗商量，意欲劫掠了这宗买卖。他别的一概不要，全给陶宗，他单要李氏做个妻房。二人计议停当，又悄悄地知会了杨芳。杨芳原是雇工人，不敢多言。

一日，来在扬子江，到幽僻之处，将倪仁抛向水中淹死，贺豹便逼勒李氏。李氏哭诉道：“因怀孕临迩，待分娩后再行成亲。”多亏杨芳在旁解劝，道：“她丈夫已死，难道还怕她飞上天去不成？”贺豹只得罢了。杨芳暗暗想道：“他等作恶，将来事犯，难免扳拉于我。再者看这妇人哭得可怜，我何不如此如此呢？”想罢，他便沽酒买肉，庆贺他二人一个得妻，一个发财。二人见他殷勤，一齐说道：“何苦要叫你费心呢。你以后真要好时，我等按三七股分，你道好么？”杨芳暗暗道：“似你等这样行为，漫说三七股分，就是全给老杨，我也是不稀罕的。”他却故意答道：“如若二位肯提携于我，敢则是好。”便殷勤劝酒。不多时，把二人灌得酩酊大醉，横卧在船头之上。杨芳便悄悄地告诉

李氏，叫她上岸，一直往东，过了树林，有个白衣庵，他姑母在这庙出家，那里可以安身。

此时天已五鼓，李氏上岸不顾高低，拼命往前奔驰。忽然一阵肚痛，暗说：“不好！我是临月身体，若要分娩，可怎么好？”正思索时，一阵疼如一阵，只得勉强奔到树林，存身树下。不多时，就分娩了。喜得是个男儿。连忙脱下内衫，将孩儿包好，胸前就别了那半枝莲花。不敢留恋，难免悲戚，急将小儿放在树木之下。自己恐贼人追来，忙往东奔逃，上庙中去了。

且说杨芳放了李氏，心下畅快，一歪身也就睡了。刚然睡下，觉得耳畔有人呼唤道：“你还不走，等待何时？”杨芳从梦中醒来，看了看四下无人，但见残月西斜，疏星几点，自己想道：“方才明明有人呼唤，为何竟自无人呢？”再看陶、贺二人酣睡如雷，又转念道：“不好！他二人若是醒来，不见妇人，难道就罢了不成？不是埋怨于我，就是四下搜寻。那时将妇人访查出来，反为不美。有了，莫若我与他个溜之乎也。及至他二人醒来，必说我拐了妇人远走高飞，也免得他等搜查。”主意已定，东西一概不动，只身上岸，一直往白衣庵而来。

到了庵前，天已微明，向前叩门，出来了个老尼，隔门问道：“是哪个？”杨芳道：“姑母请开门，是侄儿杨芳。”老尼开了山门。杨芳来到客堂，尚未就座，便悄悄问道：“姑母，可有一个妇人投在庵中么？”老尼道：“你如何知道？”杨芳便将灌醉二贼、私放李氏的话，说了一遍。老尼合掌念一声“阿弥陀佛”，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惜乎你为人不能为彻。错舛你也没什么错舛，只是她一点血脉失于路上，恐将来断绝了她祖上的香烟。”杨芳追问情由。老尼便道：“那妇人已投在庙中，言于树林内分娩一子，若被人捡去，尚有生路；倘若遭害，便绝了香烟，深为痛惜。是我劝慰再三，应许与她找寻，她方止了悲啼，在后面小院内将息。”杨芳道：“既如此，我就找寻去。”老尼道：

“你要找寻，有个表记。他胸前有枝白玉莲花，那就是此子。”杨芳谨记在心，离了白衣庵，到了树林，看了一番，并无踪迹；暗暗访查了三日，方才得了实信。

离白衣庵有数里之遥，有一倪家庄。庄中有个倪太公。因五更赶集，骑着个小驴儿来到树林，那驴便不走了。倪太公诧异，忽听小儿啼哭，连忙下驴一看，见是个小儿放在树木之下，身上别有一枝白玉莲花。这老半生无儿，见了此子好生欢喜，连忙打开衣襟将小儿揣好，也顾不得赶集，连忙乘驴转回家中。安人梁氏见了此子，问了情由。夫妻二人欢喜非常，就起名叫倪继祖。他哪里知道小儿的本姓却也姓倪呢。这也是天缘凑巧，姓倪的根芽就被姓倪的捡去。

俗言：“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那日倪太公得了此子，早已就有人知道，道喜的不离门。又有荐乳母的。今日你来，明日我往，俱要给太公作贺。太公难以推辞，只得备了酒席请乡党父老。这些乡党父老也备了些须薄礼，前来作贺。正在应酬之际，只见又是两个乡亲领来一人，约有三旬年纪。倪太公却不认得，问道：“此位是谁？”二乡老道：“此人是我们素来熟识的。因他无处安身，闻得太公得了小相公，他情愿与太公做仆人。就是小相公大了，他也好照看。他为人最是朴实忠厚的。老乡亲看我二人分上，将他留下罢。”倪太公道：“他一人所费无几，何况又有二位老乡亲美意，留下就是了。”二乡老道：“还是老乡亲爽快。”过来见了太公。太公就给他起个名儿。倪太公道：“仆从总要忠诚，就叫他倪忠罢。”原来此人就是杨芳。因同他姑母商量，要照应此子，故要投到倪宅。因认识此庄上的二人，就托他们趁着贺喜，顺便举荐。杨芳听见倪太公不但留下，而且起名倪忠，便上前叩头，道：“小人倪忠与太公爷叩头道喜。”倪太公甚是欢喜。倪忠便殷勤张罗诸事，不用吩咐，这日倪太公就省了好些心。从此倪忠就在倪太公庄上，更加小心留神。倪太公见他忠正

朴实，诸事俱各托付于他，无有不尽心竭力的。倪太公倒得了个好帮手。

一日，倪忠对太公道：“小人见小官人年纪七岁，资性聪明，何不叫他读书呢？”太公道：“我正有此意。前次见东村有个老学究，学问颇好。你就拣个日期，我好带去入学。”于是定了日期，倪继祖入学读书，每日俱是倪忠护持接送。倪忠却时常到庵中看望，就只瞒过倪继祖。

刚念了有二三年光景，老学究便转荐一个儒流秀士，却是济南人，姓程名建才。老学究对太公道：“令郎乃国家大器，非是老汉可以造就的。若是从我敝友训导训导，将来必有可成。”倪太公尚有些犹疑，倒是倪忠撺掇，道：“小官人颇能读书。既承老先生一番美意，荐了这位先生，何不叫小官人跟着学学呢？”太公听了，只得应允，便将程先生请来训诲继祖。继祖聪明绝顶，过目不忘，把个先生乐的了不得。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间倪继祖已经十六岁。程先生对太公说，叫倪继祖科考。太公总是乡下人形景，不敢妄想成人。倒是先生着急，不知会太公，就叫倪继祖递名去赴考，高高的中了生员。太公甚喜，酬谢了先生。自然又是贺喜，应接不暇。

一日，先生出门，倪继祖也要出门闲游闲游，禀明了太公，就叫倪忠跟随。信步行来，路过白衣庵。倪忠道：“小官人，此庵有小人的姑母在此出家，请进去歇歇吃茶。小人顺便探望探望。”倪继祖道：“从不出门，今日走了许多的路，也觉乏了，正要歇息歇息。”倪忠向前叩门。老尼出来迎接，道：“不知小官人到来，未能迎接，多多有罪。”连忙让到客堂待茶。

原来倪忠当初访着时，已然与他姑母送信。老尼便告诉了李氏，李氏暗暗念佛。自弥月后便拜了老尼为师，每日在大士前虔心忏悔，无事再也不出佛院之门。这一日正从大士前礼拜回来，忘记了关小院之门。恰好倪继祖歇息了片时，便到各处闲游，只

见这院内甚是清雅，信步来到院中。李氏听得院内有脚步声响，连忙出来一看。不着时则已，看了时不由得一阵痛彻心髓，登时落下泪来。他因见了倪继祖的面貌举上，俨然与倪仁一般。谁知倪继祖见了李氏落泪，可煞作怪，他只觉得眼眶儿发酸，扑簌簌也就泪流满面，不能自解。正在拭泪，只见倪忠与他姑母到了。倪忠道：“官人你为何啼哭？”倪继祖道：“我何尝哭来？”嘴内虽如此说，声音尚带悲哽。倪忠又见李氏在那里呆呆落泪。看了这番光景，他也不言不语，拂袖拭起泪来。

只听老尼道：“善哉！善哉！此乃天性，岂是偶然。”倪继祖听了此言诧异，道：“此话怎讲？”只见倪忠跪倒道：“望乞小主人赦宥老奴隐瞒之罪，小人方敢诉说。”好倪继祖，见他如此，惊得目瞪口呆。又听李氏悲切切道：“恩公快些请起，休要折受了他。不然，我也就跪了。”倪继祖好生纳闷，连忙将倪忠拉起。问道：“此事端的如何？快些讲来。”倪忠便把怎么长、怎么短，述说了一遍。他这里说，那里李氏已经哭了个声哽气噎。倪继祖听了，半晌还过一口气来，道：“我倪继祖生了十六岁，不知生身父母受如此苦处！”连忙向前抱住李氏，放声大哭。老尼与倪氏忠劝慰多时，母子二人方才止住悲声。李氏道：“自蒙恩公搭救之后，在此庵中一十五载，不想孩儿今日长成。只是今日相见，为娘的如同睡里梦里，自己反倒不能深信。问吾儿，你可知当初表记是何物？”倪继祖听了此言，唯恐母亲生疑，连忙向那贴身里衣之中，掏出白玉莲花，双手奉上。李氏一见莲花，“哎哟”了一声，身体往后一仰。

未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认明师学艺招贤馆 查恶棍私访霸王庄

且说李氏一见莲花，睹物伤情，复又大哭起来。倪继祖与倪忠商议，就要接李氏一同上庄。李氏连忙止悲，说道：“吾儿休生妄想！为娘的再也不染红尘了。原想着你爹爹的冤仇，今生再世也不能报了，不料倪门中有你这根芽。只要吾儿好好攻书，得了一官半职，能够与你爹爹报仇雪恨，为娘的平生之愿足矣。”倪继祖见李氏不肯上庄，便哭倒跪下，道：“孩儿不知亲娘便罢，如今既已知道，也容孩儿略尽孝心。就是孩儿养身的父母不依时，自有孩儿恳求哀告。何况我那父母也是好善之家，如何不能容留亲娘呢？”李氏道：“言虽如此，但我自知罪孽深重，一生忏悔不来。倘若再堕俗缘，唯恐不能消受，反要生出灾殃，那时吾儿岂不后悔？”倪继祖听李氏之言，心坚如石，毫无回转，便放声大哭道：“母亲既然如此，孩儿也不回去了，就在此处侍奉母亲。”李氏道：“你既然知道读书要明理，俗言‘顺者为孝’，为娘的虽未抚养于你，难道人不念劬劳之恩，竟敢违背么？再者你那父母哺乳三年，好容易养得你长大成人，你未能报答于万一，又肯做此负心之人么？”一席话说得倪继祖一言不发，唯有低头哭泣。李氏心下为难，猛然想起一计来：“须如此如此，这冤家方能回去。”想罢，说道：“孩儿不要啼哭。我有三件事，你要依从，诸事办妥，为娘的必随你去如何？”倪继祖连忙问道：“哪三件？请母亲说明。”李氏道：“第一件，你从今后须要好好攻书，务须要得了一官半职；第二件，你须将仇家拿获，与你爹爹雪

恨；第三件，这白玉莲花乃祖上遗留，原是两个合成一枝，如今你将此枝仍然带去，须把那一枝找寻回来。三事齐备，为娘必随儿去。三事之中倘缺一件，为娘的再也不能随你去的。”说罢，又嘱咐倪忠道：“恩公一生全仗忠义，我也不用饶舌。全赖恩公始终如一，便是我倪氏门中不幸之大幸了。你们速速回去罢！省得你那父母在家盼望。”李氏将话说完，一甩手回后去了。

这里倪继祖如何肯走，还是倪忠连挽带劝，真是一步几回头，好容易搀出院子门来。老尼后面相送。倪继祖又谆嘱了一番，方离了白衣庵，径奔倪家庄而来。主仆在路途之中，一个是短叹长吁，一个是婉言相劝。倪继祖道：“方才听母亲吩咐三件事，仔细想来，做官不难，报仇容易，只是那白玉莲花却往何处找寻？”倪忠道：“据老奴看来，物之隐现，自有定数，却倒不难。还是做官难。总要官人以后好好攻书要紧。”倪继祖道：“我有海样深的仇，焉有自己不上进呢？老人家休要忧虑。”倪忠道：“官人如何这等呼唤？唯恐折了老奴的草料。”倪继祖道：“你甘屈人下，全是为我而起。你的恩重如山，我如何以仆从相待！”倪忠道：“言虽如此，官人若当着外人还要照常，不可露了形迹。”倪继祖道：“逢场作戏，我是晓得的。还有一宗，今日之事，你我回去千万莫要泄漏。待功成名就之后，大家再为言明，庶乎彼此有益。”倪忠道：“这不用官人嘱咐，老奴十五年光景皆未泄漏，难道此时倒隐瞒不住么？”二人说话之间，来到庄前。倪继祖见了太公，梁氏，俱各照常。

于是倪继祖一心想着报仇，奋志攻书。迟了二年，又举于乡，益发高兴，每日里讨论研求。看看的又过了两年，明春是大比之年，倪继祖与先生商议，打点行装，一同上京考试。太公跟前俱已禀明。谁知到了临期，程先生病倒，竟自呜呼哀哉了。因此倪继祖带了倪忠，悄悄到白衣庵，别了亲娘，又与老尼留下银两，主仆一同进京。这才有会仙楼遇见欧阳春、丁兆兰一节。

自接济了张老儿之后，在路行程非止一日，来到东京，租了寓所，静等明春赴考。及到考试已毕，倪继祖中了第九名进士；到了殿试，又钦点了榜眼，用为编修。可巧杭州太守出缺，奉旨又放了他，主仆二人好生欢喜。又拜别包公，包公又嘱咐了好些话。主仆衣锦还乡，拜了父母，禀明认母之事。太公、梁氏本是好善之家，听了甚喜，一同来到白衣庵，欲接李氏在庄中同住。李氏因孩儿即刻赴任，一来庄中住着不便；二来自己心愿不遂，决意不肯，因此仍在白衣庵与老尼同住。倪继祖无法，只得安置妥协，且去上任。“等接任后，倘能二事如愿，那时再来迎接，大约母亲也就无可推托了。”即叫倪忠束装就道，来到杭州，刚一接任，就收了无数的词状，细细看来，全是告霸王庄马强的。

你道这马强是谁？原来就是太岁庄马刚的宗弟，倚仗朝中总管马朝贤是他叔父，他便无所不为。他霸田占产，抢掠妇女。家中盖了个招贤馆，接纳各处英雄豪杰，因此无赖光棍投奔他家的不少。其中也有一二豪杰，因无处可去，暂且栖身，看他的动静。现时有名的便是黑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神手大圣邓车、病太岁张华、赛方朔方韶，其余的无名小辈不计其数。第日里舞剑抡枪，比刀对棒，鱼龙混杂，闹个不了。一来二去，声气大了，连襄阳王赵爵都与他交结往来。

独独有一个小英雄，心志高傲，气度不俗，年十四岁，姓艾名虎，就在招贤馆内做个馆童。他见众人之中，唯独智化是个豪杰，而且本领高出人上，便时刻小心，诸事留神，敬奉智化为师。真感得黑妖狐欢喜非常，便把他暗暗地收作徒弟，悄悄传他武艺。谁知他心机活变，一教便会，一点就醒，不上一年光景，学了一身武艺。他却时常悄悄地对智化道“你老人家以后不要劝我们员外，不但白费唇舌，他不肯听，反倒招的那些人背地里抱怨，说你老人家忒胆小了。‘抢几个妇女什么要紧。要是这么害起怕来，将来还能干大事么？’你老人家自己想想，这一群人都

不成了亡命之徒了么？”智化道：“你莫多言，我自有道理。”他师徒只顾背里闲谈。谁知招贤馆早又生出事来。

原来马强打发恶奴马勇前去讨账回来，说债主翟九成家道艰难，分文皆无。马强将眼一瞪，道：“没有就罢了不成？急速将他送县官追。”马通道：“员外不必生气，其中却有个极好的事情，方才小人去到他家，将小人让进去，苦苦地哀求。不想炕上坐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小人问他是何人，翟九成说是他外孙女，名叫锦娘。只因他女儿女婿亡故，留下女儿毫无倚靠，因此他自小儿抚养，今年已交十七岁。这翟九成全仗着她做些针线，将就度日。员外曾吩咐过小人，叫小人细细留神打听，如有美貌妇女立刻回禀。据小人今日看见这女子，真算是少一无二的了。”一句话说得马强心痒难搔，登时乐得两眼连个缝儿也没有了，立刻派恶奴八名，跟随马勇到翟九成家将锦娘抢来，抵销欠账。

这恶贼在招贤馆立等，便向众人夸耀道：“今日我又大喜了。你等只说前次那女子生得美貌，哪里知道比她还有强的呢。少时来时，叫你们众人开开眼咧。”众人听了，便有几个奉承道：“这都是员外福大造化，我们如何敢比。这喜酒是吃定了。”其中就有听不上的，用话打趣他：“好虽好，只怕叫后面知道了，那又不好。”马强哈哈笑道：“你们吃酒时，作个雅趣，不要吵嚷了。”

说话间，马勇回来禀道：“锦娘已到。”马强吩咐：“快快带上来。”果见个袅袅婷婷女子，身穿朴素衣服，头上也无珠翠，哭哭啼啼来到厅前。马强见她虽然啼哭，那一番娇柔妩媚，真令人见了生怜，不由得笑逐颜开，道：“那女子不要啼哭。你要好好依从于我，享不尽荣华，受不尽富贵。你只管上前些，不要害羞。”忽听见锦娘娇声嘶道：“你这强贼，无故地抢掠良家女子，是何道理？奴今到此，唯有一死而已，还讲什么荣华富贵！我就向前些。”谁知锦娘暗暗携来剪子一把，将手一扬，径奔恶贼而

来。马强见势不好，把身子往旁一闪，“刷”的一声，把剪子扎在椅背上。马强“哎哟”一声，“好不识抬举的贱人！”吩咐恶奴将她下在地牢。恶贼的一团高兴登时扫尽，无可释闷，且与众人饮酒作乐。

且说翟九成因护庇锦娘，被恶奴们拳打脚踢，乱打一顿，仍将锦娘抢去，只急得跺脚捶胸，号啕不止。哭够多时，检点了一下，独独不见了剪子，暗道：“不消说了，这是外孙女去到那里，以死相拼了。”忙到那里探望了一番，并无消息。又恐被人看见，自己倒要吃苦，只得垂头丧气地回来。见路旁有柳树，他便席地而坐，一壁歇息，一壁想道：“自我女儿女婿亡故，留下这条孽根。我原打算将她抚养大了，聘嫁出去，了却一生之愿。谁知平地生波，竟有这无法无天之事。再者锦娘一去，不是将恶贼一剪扎死，她也必自戕其生。她若死了，不消说了，我这抚养勤劳付于东流，她若将恶贼扎死，难道他就饶了老汉不成？”越思越想，又是着急，又是害怕。忽然把心一横，道：“哎！眼不见，心不烦，莫若死了干净！”站起身来，找了一株柳树，解下丝绦，就要自缢而死。

忽听有人说道：“老丈休要如此，有什么事何不对我说呢？”翟九成回头一看，见一条大汉碧睛紫髯，连忙上前哭诉情由，口口声声说自己无路可活，难以对去世的女儿女婿。北侠欧阳春听了，道：“他如此恶霸，你为何不告他去？”翟九成道：“我的爷！谈何容易。他有钱有势，而且声名在外，谁人不知，哪个不晓。纵有呈子，县里也是不准的。”北侠道：“不是这里告他，是叫你上东京开封府去告他。”翟九成道：“哎呀呀！更不容易了。我这里到开封府，路途遥远，如何有许多的盘费呢？”北侠道：“这倒不难。我这里有白银十两，相送如何？”翟九成道：“萍水相逢，如何敢受许多银两。”北侠道：“这有什么要紧呢。只要你拿定主意，若到开封，包管此恨必消。”说罢，从皮兜内摸出两个银铤，